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燒鵝的味道」的球賽

香港足球總會日前舉行記者會，宣布今屆足球賽事賽程及各項安排詳情，足總已定球季將由8月27日至明年5月20日，雖說「已定」，但能否在這日期內完成，還是要視乎新冠疫情的最新情況。過去3年足球賽事，足總及球迷可以說被疫情「玩死」，沒有一季能完成完整賽事，有些球員為了生計也不得不考慮轉行，縱使球迷想繼續支持香港足球也很困難。

過去已經過去，我們也只能忘記背後，努力向前，足總目前要面對的是想對策重振本地足球圈，今屆港超有10支隊伍，將會參加超聯、銀牌、菁英盃、足總盃等約150場比賽，場數之多好不熱鬧，但各隊班費不同，可能相差幾倍，所以實力上有一定參差，這樣比賽起來又會否精彩呢？我想那就要看球員、球隊的表現，班費和本身實力雖然有差距，但不代表一定會輸，如果戰術運用得好，超水準表現也可以出現「巨人殺手」，加上眾所周知：「波是圓的」，比賽是否精彩也要比賽過才有分曉，強隊對弱隊，只是勝算高低而已。

今屆足總足球賽事，分別會有網上及免費電視台直播，對本地足球在聲勢上及宣傳上會有很大幫助，最基本會有過百萬人知道香港足球還持續地有比賽進行，也提醒了大家要多捧場支持香港足球；但傳媒的責任亦只能到此，能否持續

贏得球迷的支持，責任就落在球員和球隊的身上，因為比賽是否精彩是球圈能否復甦的最重要因素。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隻新牌子香煙推出市面，廣告宣傳做得非常好，一天之內銷量達到40萬支，但3天後，銷量卻狂跌，不到一個月這個新牌子的香煙甚至消失於市場了，雷聲大雨點小，後勁不繼，代表着香煙的味道不被煙民接受，只靠包裝沒有內涵的話，終會被市場自然淘汰。正如去年東京奧運，電視收視爆棚，除了傳媒宣傳做得好之外，更重要是因為香港運動員表現好，如果香港運動員表現未如理想，拿不到獎牌，收視一定差。有電視直播本地足球當然最好，宣傳效果一定高，但當電視觀眾球迷收視直播時，發覺賽事精彩程度，與他們祈望精彩程度差很遠的話，一場、二場、三場也是一樣差，觀眾球迷自然就會慢慢失去興趣，繼而失望離棄。

筆者不是足球員，但總覺得大家用心去踢，具投入感，球員踢起來便會有「球味」，而「球味」是球迷在睇波時絕對感受得到的，一路睇，心情會隨着比賽狀況而緊張，雙手握着拳頭，當見球員射波時，會緊張到整個人彈起，如球隊輸了更會流下淚來，只要兩隊都傾盡全力去踢，比賽自然扣人心弦，踢出「燒鵝的味道」，這就是觀看球賽、睇波的樂趣。今個星期六便正式「開League」，祈望足球圈有個好開始，疫情快些回落，球賽真的不可以再停了。



方寸不亂 方芳

### 恐龍盛世遊

恐龍，這巨型史前生物曾在地球存在過的事實，加上電影的震撼影像，書本的詳細述說，卡通漫畫的可愛描繪，一直是孩子謎一般的幻想。家中的小孩子都是恐龍迷，一家大小看恐龍，也真是大開眼界的。展品珍貴在於有來自德國、瑞士、意大利、荷蘭、羅馬尼亞、摩洛哥博物館及學術機構的珍藏，總共8個物種，7組重構骨骼組裝的巨型化石，還有一組是完整度超過9成的骨架標本。

恐龍像真的比例，孩子們都驚愕了，一進場就被全球首次亮相的大型三角龍骨架震撼！三角龍、暴龍，本來就是他們熟悉的「朋友」，再看下去，還有翼龍、西龍、梁龍、棘龍、哈特茲哥翼龍等等，書本上的史前巨型生物，一下子來到跟前。

展覽配合標本及多媒體投射技術，令參觀者恍如置身於史前的恐龍盛世。孩子們在大型光幕前，與河中巨怪一起奔跑「跨越河流」，樂不可支；家中老二只是5歲半的小女孩，之前已借看了圖書館的恐龍圖書，對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竟然說得上兩句，展覽也有一個幻彩投射的「恐龍時光隧道」，就是讓孩子腳下跨越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不同時期的恐龍世界，寓教於樂，年幼孩子踩恐龍、騎恐龍、捉恐龍，不亦樂乎。

整副埋藏狀態的幼齡蜥腳類恐龍化石、恐龍蛋標本，更有可以觸摸的真實恐龍骨，小孩子來一下「骨感」體會，疑幻成了真。

此外科學館還有「與龍同眠留宿」活動、瑜伽體驗、古生物學家講座、電影放映、创客工作坊、兒童實驗班、導賞等，這是更進一步的體驗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漫談旗袍的故事

說到與旗袍的故事，一定會說我的母親，自小看着母親穿旗袍，記得她除了夜晚睡覺穿睡衣以外，其餘的時間全部是穿旗袍，有外出工作的旗袍、有參加宴會的旗袍，還有上菜市場的旗袍等等。

記得有一次我印象深刻，在學校受了一些委屈，回到家見到母親，我就撲在她的身上大哭一場後，見到母親身上那件旗袍上有我的眼淚鼻涕，原來那是母親一件很漂亮的旗袍，等我哭完了，母親沒說什麼，她將自己身上的珊瑚胸針取下，扣在我的衣服上，然後輕輕拍一拍我說，不要哭了！所以我對旗袍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以前我覺得自己對旗袍的喜愛是基於對母親的懷念，但更深一層的意思是我對民國時期人物的一種致敬。

1929年4月26日民國政府公布旗袍為國服之一，即為代表國家的服裝，國服是端莊高貴的服裝，今日香港的女高官也喜歡穿旗袍，而我們中國代表出訪外國或是接待外賓，或者是在正式的場合，都被要求穿上國服，也就是旗袍。我認為旗袍和偉大的中華文化一樣，具備強大的生命力。

中華文化一路沒有斷層，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不斷淘汰不合時宜的，不斷吸收新的元素，所以中華

傳統文化一路綿延至今。金耀基教授曾經說絕對沒有傳統的現代化！所以說，所有的傳統一定有它新的元素、新的生命力，才可以持續五千年以及未來一路延長下去。

這就好像旗袍，大家一聽便知道是滿清旗人的服裝，滿清的旗袍，原來是一件長筒、直身的、不分男女老幼個個都穿的袍服，這因為他們在東北要騎馬打獵。

旗袍，真的是滿清旗人的服裝？是滿清旗人的旗袍？清代文獻中雖然服飾名目繁多，但找不到旗袍這一個名目，為何清朝滅亡十多年後，才有旗袍這一個名詞呢？漢人為何以穿着滿清袍服為時尚？這些都是旗袍的迷思。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國日報》文中〈袍而不旗〉，提議改稱「中華袍」；又有人提議叫「祺袍」，但最後還是稱為「旗袍」。我們今天稱之為旗袍，其實它已經融入我們漢文化中。

1930年代台灣短暫地曾掀起旗袍之風，但很快地就被日本殖民地警務機關列為「挑撥性服裝」。1949年之後大批的外省人到台灣，尤其是蔣夫人宋美齡愛穿旗袍，所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再次掀起了旗袍的熱潮直到今天。

旗袍已經成為服裝的經典，已經超越潮流，這麼多年來常遇到一些女孩子問我，哪裏可以做旗袍？我看見旗袍的生命力也看見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服裝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要復興，就不能不重視我們傳統的服裝。所以旗袍的意義不只在於美，還關係到民族的文化自信。



◆旗袍已成為服裝的經典。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哪一國最醜陋？

松本清張的讀者，必然發覺無論從他任何一部作品中，相信都找不到一個完全健全的角色，無論這角色是男是女，來自財經界/文化界/教育界或是藝術界，無論來自高層上流社會或低層基層，無一不是負面人物；而且可怕在出場時，大都有一副正人君子的好面目，可見松本清張對本國人的偽善最為深惡痛絕，也鞭撻得最不留餘力。（事實以我們和日本人交往得來經驗，他們待人接物口頭的千聲多謝和90度鞠躬，亦多看出過於造作和言不由衷。）

所以如果給松本清張全部小說統一定名為「醜陋的日本人」也不算怎樣離題，雖然客觀來說未必百分百正確；但是審閱過松本小說的日本政府，卻已視清張為眼中釘，奈何他作品多至排山倒海，在出版界中納稅之多可謂首屈一指，為了庫房收益才任由他作品陸續過關；看日本今日經濟下滑，漠視國人健康，鼓吹年輕人多買酒飲以求酒稅挽救危機，便知這政府從來凡事看錢不講原則。

話題從「醜陋的日本人」扯開，很多不同國家的作者，自從

知道第一個說自己國家醜陋的作者賺了大錢，便都也來跟風了，而那些以他們自己國家名字出版過的「醜陋的×國人」，之所以都有不俗的銷量，大概因為讀者看到作者談他自己民族的醜陋，都有人性中隔岸觀火的心態，好奇之餘，還帶有滿足於自己民族優越感的喜悅，同時知道文字裏不會有歌功頌德的閹調，第一時間對那些作者先投以坦白的好感，不期然代入隔村婆婆愛理閒事的角色而欣賞那些著作。

其實人性各有善惡好醜不同面目，真要執着他醜陋的一面，本來大都相似，什麼醜陋的A國人A國人，只不過那些A那些B各自佔有其中某一不同部分的醜陋，任從A國B國的作者，從不同偏激角度抽不同的絲綢不同的繭盡情誇大；綜合一句，無非都是「醜陋的地球人」。



◆說他來自ABCD國都可以。作者供圖



百家廊 鍾倩

### 去北京看病

天氣預報說明天北京有大雨，她下意識地揉了揉膝蓋，嘆了口氣，繼續唱歌。「怎麼也得去一趟，看看醫生說能做手術吧，我才死了那條心。」直播過程中，她不時地與老饕們搭訕、聊天。不遠處，她的母親穿着長筒黑膠鞋，弓着腰在菜地裏澆水。

這是一對母女倆，關注她們的直播有段日子了，偶爾進去送個小禮物，點點小紅心，其餘的就是默默祈禱。鄉村、菜園、蜂箱、老狗、有故事的人，本來就容易吸引眼珠，可她們略有不同，不主動添加好友，不主動跟人要紅包，簡介寫得平鋪直敘，且對「身世」和「過去」也毫不掩飾，苦難疊加的人生版圖，着實叫人喘不過氣來。老嫗68歲，離婚20多年，早些年兒子當了上門女婿；閨女38歲，幼時患病，一年級沒上完，生活不能自理，依靠她照顧。大約8年前，她們開始四處賣唱，近兩年因為疫情，在家直播為主。閨女始終有個心願：做人工關節置換術，站起來走路，能夠照顧母親。於是，經過前期各種諮詢，她決定去趟北京的大醫院，提前一周在網上搶到了專家號。她把專家的名字擱在嘴裏唸了又唸，彷彿嚼碎咽在肚裏，自己給自己壯壯膽。

出遠門談何容易，對身體不方便的人，得有勇氣和膽量。前者是不怕別人異樣眼光，後者是不懼各種困難。那天早上不到5點，天還黑着，哥哥開車過來接她們，把她抱上車的瞬間，她回頭瞥見菜園子上空掛着的幾顆星星還在酣睡。到了車站，核酸檢測結果沒出來，她硬着頭皮發策，候車大廳裏又多了兩個焦灼的人。午飯時間到了，母親從背包裏掏出根洗好的黃瓜，旁若無人地嚼起來，她說餓得很，母親才起身去買了幾個包子，一口一口餵給女兒吃。旁邊候車的旅客換了一茬又一茬，她們的耐心也將消耗見底。終於，她們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鐵。沿途的風景向後奔跑，她的心卻向前飛奔，一步根不能邁

出一萬步。座椅上的母親，卻從頭到腳不自在，她不停地搓手，臉上的皺紋層層疊疊，像蛋糕裱花將要融化的樣子。順利抵達北京，下車，恰逢晚上下班高峰時段，找無障礙通道，打聽去醫院方向的地鐵線路，她們彷彿在一座錯綜複雜的迷宮裏趨起穿行，走走停停，或來回折返，她的臉上寫滿疲憊，母親緊跟其後，生怕走散。

當天晚上，她們住進提前預約的小旅館，住進去才發現沒有坡道，離醫院也不近，陰影下，進出口的高台階恍若張着大嘴，令她心裏不安。這時候，她聽網友說明早去醫院要在當地做個核酸，這麼晚到哪裏去做呢？從旅館裏挪出來，她向一小伙子求助，對方趕時間赴飯局，但還是停下腳步，幫忙打了幾個電話諮詢，告訴她要等明早去醫院做了。天空中飄着小雨，她們去買傘，也沒有撐傘。沿街的櫺窗，燈火通明，飄出誘人的美食香味，母親背着手，用目光挨個逡巡，看看這家，搖搖頭，問問那家，又搖搖頭。她有些不耐煩，「出門在外不能疼錢，先吃飽再說！」母親買了兩個素燒餅、一個豆沙餅，拎在手裏，輕飄飄的，這是她們在北京的第一頓晚飯。

第二天又是起個大早，晨曦微露，她們輾轉換乘地鐵，提前來到醫院，很幸運的是趕上了做核酸。見到醫生的瞬間，她有些語無倫次，露出掉得只剩兩個半顆的門牙，接着裂開嘴笑了起來，母親站在一旁聽着，肩膊擰成一根粗線。先去拍片做檢查，回來再找醫生。她嘴裏唸着，「啊嗚」兩聲，開着電動輪椅進了診室的門。很快，拍完了片子，就在她們躊躇之時，有位網友趕了過來，她曾買過她們家的蜂蜜，看直播知道她來京看病，請娘倆去醫院門口吃了頓飯。等吃完飯，去自助機取了報告單，再去找醫生，已經下班。她有種想哭的衝動，但揚起頭，沒讓淚水溢出來。「我把醫生弄丟了，你們說好玩不好玩？本以為拍完片的空檔去吃個飯，誰知

道醫生下午不坐診啊！」她又補充道：「都怪我沒經驗，不用等結果出來，醫生電腦上也能同步看到，真是太笨了！」她的自嘲叫人心疼又心酸。

她們掃興而歸。又換了家旅館，價格比上一家便宜10塊錢。睡了整整一下午，比一個夜晚還要漫長，是鬱悶，也是無助。偌大的北京，她找不到可停靠的心靈港灣。這天晚上，她們進了家路邊小店，點了一碗餛飩、一碗餛飩皮。母親不吃肉，準她吃說習慣了不吃肉的日子。她邊吃邊直播。從問診到拍片，再到找不到醫生，病只看了一半，拉拉雜雜說了很多，又像是什麼都沒有說。離開時，小店要打烊，母親大聲囑咐道：「一碗煮餛飩皮，沒飽也收同樣的錢，大城市就是大城市，但是，大家都不容易啊。」這是她們在北京的第二頓晚飯，比第一頓飯還要糾結。

去北京看病，是為了圓一個夢，也是不屈的靈魂在歌唱。第3天，她們抱着碰碰運氣的心態，早早去醫院等醫生。或許是被她們的遭遇所感動，醫生沒讓再掛號，看了片子，又檢查了她的身體狀況，最後告知能做手術，讓回去籌錢吧。聽到這裏，她開心地笑了，露出兩個半顆的門牙，很快又皺起眉頭，心事重重，四五十萬的手術費如同一座大山，馱着她們的命，也負載着未來的路。走出醫院的大門，她加快腳步，準備返程。在地鐵站附近，轉眼工夫母親走丟了，手忙腳亂之下，她報了警，10分鐘後母親出現在候車室裏，她的眼角噙着兩顆碩大的淚珠，很重、很重，差點把心底的一堆柔弱壓碎，滾落一地。

去北京看病，她們這一趟的波折和艱難，被直播間裏的幾萬人在線圍觀，但是，她們的苦難毫末未減，甚至還在看不見的地方擴張和咆哮。此刻，窗外的大雨敲打玻璃，是杜甫的雨，呼嘯着某種悲傷，把大地的淚痕沒得乾乾淨淨。或許，她們離我們很近，悲憫也離我們很近，只是浮躁的靈魂經常地失去知覺，轉身隱入塵煙。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文化產業

由於相對富裕和自由，以及長期作為外商進入內地的窗口，香港有很多國際藝術團體來演出，所以，香港不缺藝術活動。只是，這些活動似乎只為富裕階層服務，普通市民可望不可及。

真正的文化藝術之都，除了擁有一批具國際知名的藝術團體或藝術家外，還要有願意花錢專門到這裏看演出的外來觀眾。像紐約的「百老匯」，除了少數紐約市觀眾外，更多是專程從美國各州來看音樂劇的遊客，這些眾多的外地觀眾可令一齣排練多時的音樂劇演出多幾晚，令平均成本拉下來，投資者也有多些收入，藝術家及其藝團的生命得以維持。

近期，隨着西九文化區各設施陸續落成，尤其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一些深圳朋友常問我看了有沒有或感覺如何之類？他們很想過來參觀。當然，現在因為疫情封關，他們來不了只是暫時的，卻反映出跟香港毗連的大灣區內地各城市居民的想法，而這正是香港要發展為位處亞洲的「文化之都」的觀眾基礎。

同樣的邏輯也可應用在表演藝術方面。以前，香港曾被捧為「東方荷里活」，是因為小小香港的影視製作成除了香港這點人口外，還輸出東南亞市場，乃至日韓和歐美

的唐人街，擴大了觀眾基礎，而這些外地收入可彌補製作成本。當然，現在隨着當地電影業崛起，尤其是內地製作水平提高，低成本兼題材本土的「香港製造」難引起外地華人的共鳴，加上很多影視工作者北上發展，香港本土電影業不振，難以避免。

但在舞台表演藝術層面則不同，他們北上發展的機會不多，既然香港有這麼多表演團體，大灣區內地居民長期受香港文化影響，又有粵語這道「共同語言」，這是一批潛在的文化消費者。

政府之前常宣傳「1小時或2小時生活圈」，如今又有高鐵兼港珠澳大橋等交通便利，如果政府文體旅遊局能制定相關政策，並跟各方作些協調工作，把來香港看舞台表演或參觀藝術展作為文化旅游項目之一作推廣，吸引內地居民來港觀看，既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也為本港演藝團體擴大觀眾基礎。打響了這個文化品牌之後，內地其他城市乃至東南亞等地的華人也可以來香港參與藝術活動而非只是購買奢侈品，「文化之都」自然而成。

就像幾十年前，香港的文青以「歐遊」為時尚，甚至嚮往台灣的文化氛圍，正是因為當地有他們長期打造的本土文化節目或項目，並形成其獨特的文化產業，吸引另類遊客。



琴台客聚 伍卓榮

### 你心裏有別人嗎？

我搬到新屋後極少外出，曾經創過5個月一步也沒邁出小區大門的紀錄。

不出門，見的人自然就少了，小區的入住率本來就不高，這一來，我最常見最熟悉的人就成了小區裏的保潔大姐，每天早起遛狗或者到門口扔垃圾的時候遇到，總要和她聊上幾句。久而久之，我連保潔大姐的兒子幾時拍拖，與女朋友認識的過程都知道了。

「人不貌相」用在保潔大姐身上是最合適不過的，因為保潔大姐是本地人，城市快速發展起來之後，保潔大姐家有土地被收購，還有房子對外出租，孩子在開公司做生意，保潔大姐生性勤勞，在家閒不住，便找了這份每個月工資僅幾千元的工作，也和大多數的保潔員一樣，會把垃圾裏可以回收的廢品揀出來賣錢，而我亦常常把家裏快遞拆除後的紙皮箱之類的留着送給保潔大姐拿去賣。

在和我愈來愈熟悉之後，保潔大姐有時候會悄悄地向我抱怨小區裏一些住戶的「不文明」，譬如把未繫緊袋口的垃圾隨意地扔在垃

圾桶旁邊，導致流浪貓把垃圾扒開尋找食物，熱起來的時候便臭氣熏天。保潔大姐給我看她的手，她的手經常傷傷未癒又添新傷，多是垃圾裏一些帶刺的樹枝，鋒利的草葉或者玻璃、釘子劃破的。抱怨別人的時候，保潔大姐說：「他們像你這樣就好了。」

保潔大姐這樣說，是因為我有一次打爛了一隻玻璃花瓶，扔垃圾的時候用了一個袋子把碎玻璃單獨裝好，並在上面用白紙寫了很顯眼的字：「裏面有碎玻璃，請小心。」保潔大姐因此小心地處理了那些碎玻璃，並未因為不知情而受傷。保潔大姐文化並不高，和我聊天的時候時時詞不達意，但她說，那些人住的房子那麼漂亮，但是他們很自私，心裏只有自己，一點點也不文明。

保潔大姐的話讓我想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書裏寫過的自己的一段經歷。余秋雨到德國體驗生活、收集寫作素材的時候找到一套很合心意的房子，房東亦非常願意租給他，但是在試租後，房東準備和余秋雨簽長租合同時，余秋雨把房東的一個玻璃杯打碎了，他把碎玻璃掃

起來和它的垃圾裝到一起放了出去。

房東看到余秋雨的做法後，自己動手把碎玻璃重新和其它垃圾分開裝袋，在袋子上寫了提示危險的文字，然後告訴余秋雨，自己的房子不會再租給他。余秋雨以為房東是怪自己打爛了他的玻璃杯，但房東告訴他「因為你的心裏沒有別人」，他寧願房子空置，也不願租給一個心裏沒有別人的人。

我的閩蜜燕婷正在自駕遊的路上，她的遊記裏除了照常寫到的沿途的風光和美食，還特意提到自己在路上看見一個男人把車停下來，在烈日下冒着危險，在馬路中間來來回回地檢不知道從什麼車子上掉下去的舊木板，那些舊木板上有不少釘子，隨時會把後面車子的輪胎扎穿。而與之相反的例子，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在服務區裏直接打開車門把垃圾扔到地上，哪怕垃圾桶就在她車前。

燕婷後來說，倘若真的愛國，首先就要對這個國家的環境負責，對自己的同胞好一點，這比任何豪言壯語都實在。如此，心裏簡簡單單地裝上別人，其實極容易做到。